

90季
[90后的
文字力量]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

< 作品范本 >

会聚最具人气作者 最富才华文章

- 尾 葵
- 苗亚男
- 另 维
- 谢文艳
- 刘 涛
- 王天宁
- 黄 焯
- 邢 颖
- 方 慧
- 凌哲呈
- 张 原
- 周亚波
- 北海没鱼
- 邵成潇

新概念实力
新星携新作联袂巨献
激情引爆2011年度青春文学饕餮盛宴

主编/水格
[B卷]



90季
[90后的]
文字力量

{第十三届}

新概念 获奖者

— < 作品范本 > —

主编/水榕
[B卷]

© 水 格 20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B卷/水格主编.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313-3947-2

I. ①第… II. ①水…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34962 号

第十三届新概念获奖者作品范本·B卷

责任编辑 黄 梅

责任校对 陈 杰

封面设计 麦大咪

版式设计 马 静

幅面尺寸 168mm×235mm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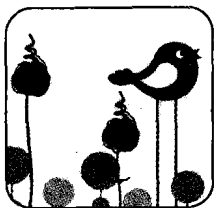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市新友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947-2

定价:24.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24-88517857



作者简介

尾葵

常年于天平天蝎星座间纠结的女子，在东巷新概念门口贩卖文学小吃，获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美食二等奖。

苗亚男

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1993年出生，多重人格，走青春文学不顺，因而转向荒诞。贪吃贪睡，看碟无数。

另维

满族。烟霞癖、信佛、善舞善琴、爱旗袍、待篮球胜命。七岁入中国少年作家协会，连年优秀，已逾十载。十二岁走上杂志写手之路，迄今发表文章已近百万字。获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先后被《漫女生》《最天使》等七家杂志、出版经纪公司聘为兼职编辑，作品散见于《萌芽》《最女生》《花火》等。出版作品集《美丽时光走丢了》（长江文艺出版社）。

谢文艳

笔名谢小瓷。性情温和，个性自我，走过一段个性使然的人生，后在父母的一再扶正之下，步入正轨；在自我的人生定义里，伤害和残缺从来都是人生的主旋律；深信一句话：生之可贵，便死之可幸；平凡女子，平凡梦想；安静写字，安静旅游，看过眼风景，安静生活；父母与哥哥是手心，朋友是手背，文字是心，梦想是血液，因循着爱与坚持，这些，是目前生活中的全部。

获奖经历：由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以及《21世纪学生作文》杂志社等单位主办的首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三等奖；2010年，获“99杯”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复赛资格，因故错过上海复赛之行，成为人生一大遗憾，后被新概念师兄戏称为获新概念三等奖，即所谓的入围奖。2010年7月份参加知音漫客公司杂志《小说绘》

MKT2文学大赛，全国36强。2011年“作家杯”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刘 涛

笔名江修，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曾获第十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最小说》第二届TN“文学之新”新人选拔赛45强选手。

王天宁

男，生于1993年1月25日。现就读于山东省济北中学。对于文学：从来不敢有太多奢望。文字个人风格浓厚，认为慢节奏就是自己最大的风格。对于新概念：想起来是可以用“美好”囊括的事情。十三岁在《儿童文学》发表小说。至今已在《中国校园文学》《少年文艺》《东方少年》《少年作家》等杂志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数万字。获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

黄 焯

女，1993年3月生于苏州太仓，双鱼座，典型小镇生活产物。写作风格多变。热爱阳光、音乐、文字、旅行、电影。相信文字是最能出卖作者的东西。获第十一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作品散见《萌芽》《中国校园文学》等杂志及文集。

邢 颖

笔名珞汐子。1990年12月生于山西古交。火烈纯净相交融的射手座。相信宿命和轮回，喜欢自我地将文字里添上某种神秘的味道。希望用温暖而看似漫不经心的笔触，揭露并探视各种女性灵魂深处的孤独、阴暗、敏锐、尖利、美好。感激文学给自己所带来的救赎与光芒。第十二届、第十三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文字多见于《萌芽》杂志。

方 慧

笔名田边。女，1990年出生于安徽，现居上海。大一新生。曾获第十一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第二届TN“文学之新”45强。于十三岁在《中学生学习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这年我们13岁》，此后陆陆续续在各

报刊发表散文几十篇。代表作《弟弟的姐姐》《此时彼音》《拾碎青春》等。喜欢轻轻静静而清清净净的文字，习惯在文字里找寻自我。

凌哲昼

原名易建州。爱熬夜，爱足球，最爱利物浦；爱发呆，爱写作，不爱写作业。我是一名无聊无力无名的文艺青年，我不是一个社会栋梁好青年，我是凌哲昼，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张原

庄言。1990年出生。喜欢音乐、旅行、咖啡、漫画、香茗。最喜欢的作家是韩寒和张怡微。热爱生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

周亚波

90后，水瓶座，爱自由爱幻想，第十二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二等奖获得者。

北海没鱼

原名晏耀飞，生于鄂西北群山环绕中。根正苗红，系出贫民，没有机会培养不良嗜好。现就读于湖北一所听起来很美的大学（希望学校会因这句话发给我一笔奖金）。热恋富有质感有冲击力的文字，讨厌急急歪歪啰啰唆唆拖拖拉拉的裹脚布。多年如一日热衷读《萌芽》，一个不小心入围新概念，我佛慈悲。喜欢雪，不喜欢下雪的季节。讨厌风，更讨厌风风雨雨。最大的愿望是有朋自远方来，财源滚滚。

邵成潇

笔名阿鲸。狮子座，很不巧又是90后。小女生一枚，174cm的身高羡慕许多人，体重嘛，保密>< 热爱夏天和甜美的西瓜君。迷恋陈柏霖的一切。讨厌别人借自己的书不爱惜（坚决拉进黑名单）。不能忍受的事是不洗头。养了一只爱吃花生的宅女狗狗，叫猫猫。获第十二届、第十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

目 录



001 · 抽象的造月人	尾 葵
004 · 听说是一阵橙色的风	尾 葵
008 · 镜头	苗亚男
013 · 红色	苗亚男
017 · 春天	苗亚男
021 · 以名之名	另 维
038 · 大胡子荷西，你的三毛哪里去了？	谢文艳
054 · 暗夜香草环	谢文艳
069 · 完美恋情	刘 涛
078 · 负片	刘 涛
087 · 悲伤时唱首歌	王天宁
096 · 沿途的光	王天宁
099 · 樱桃记得一切	王天宁
106 · 旱鸭谍	黄 烨
112 · 时光的流浪客	邢 颖
119 · 回首，他们在彼岸	方 慧
126 · 此时彼音	方 慧
133 · 踢野球的孩子	凌哲昼
144 · 单车上的日子	张 原
146 · 我只是想去旅行	周亚波
155 · 盛于繁花 ——献给曾经的、现在的和永远的九	周亚波
160 · 水月刀	北海没鱼
172 · 丑丑	邵成潇
184 · 双木	邵成潇



抽象的造月人

♣ 尾 葵

1

听说巫婆的房子里是满满的黑暗，我便在房子头上造了一个月亮。

月亮和世界撞击，两者都有深深的裂痕。

呼一声，整个世界掉下来了。

啊一声，禽鸟全飞走去尽头。

我用我的伞支撑着落下来的天穹，深海的鱼，土地的蛇，还有黑房子里的巫婆都很感谢我，他们邀请我继续待在这个世界。

我朝那条路望去——我真的是个巨人啊。

2

我合上了伞，把月亮搬来支撑着天穹，月亮又破裂了不少，像丝一般的裂痕绕着表面那层金黄色像一条金链吊坠。

巫婆用长满荆棘的血红花给我酿了一瓶黏稠的酒。

待在地面上。

这个夜晚，连寂寞也笑我太堕落。

3

原来地球上还有一棵擎天大树，属于王的座位就放在树底下。

我沉思，孩子朝我吐舌头，扮鬼脸。

我沉思，怎么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夜晚？

醉人？罪人？

我醉了。

4

巫婆随着厚云层走了，拿走了我的伞。

我爬上了月球眺望她。

擎天的树，巨人的我，终于把月亮压碎了，月亮她仍旧没有说过一句话。

云翳湮没了我，到底是云还是雾？

幸好，天穹还有惯性，没有砸下来。

5

我用荆棘花的血酿造了一种像酒一样黏稠的东西来修补我的月亮。

对着天穹大笑，因为我刚刚吃了一架飞机。

听说，当你吃了一千架的时候能实现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愿望，我愿意试试看，一边修补我的月亮，一边许愿——

我亲爱的月亮，请你苏醒吧。

但瞬间我发现，地球上，巫婆走了，变成一片荒芜。

6

贵客来了，come from 宇宙黑洞。

他们有一条很长很长的披风，上面打着金黄色的补丁。

我问：你可以把披风卖给我吗？

他们答：你用什么买？

我问：我的月亮给你可以吗？

他们缄默了，拿走了我的月亮。

7

连方块先生也来探访我了，他给我拿来了很多纸包的汤圆。

他跟我说，这是月亮给我的礼物。

然后他给了我一张通往月亮葬礼的火车票。

8

什么？月亮死了！

为什么方块先生、我都笑着？

9

原来我醉了。

拿着巫婆给我的毒酒，在天际眺望月亮的墓地。

巫婆的兔子仍撑着我的伞。

突然，天穹砸下来了。

我是醉了，冬眠了，永远都不醒了。



听说是一阵橙色的风

夕 尾 葵

白色沙漏

今日的午后是雪白的，雪白得就像刚刚铺上一层大雪。雨和风早就没有了。我平静地坐在窗前，心里淡淡地在数时间，时间是一个大怪兽，但它此时无法吓唬我。我侧耳听着老师在讲课，对比起那些烦乱的物理公式，我更能把那些理解成老人的絮絮叨叨，他是街头的说书人，告诉我巨人有多么高，他的肩膀有多么宽大，但是，最终我还是倒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我还是没有弄懂什么匀速圆周运动之类的题目。

想起你，真的不是忽然的事情，因为我每天都这么反反复复地想起你，我的朋友。想到你上一年被我遗忘的生日，你一直对我说，南安，你是不是忘记了一点东西？我习惯性地笑，不好意思极了。

我回问你，有吗？

你的表情我忘记了，我记得余晖把天空染得橙黄橙黄的，几颗星星贪早来了。你静静地陪伴我走回家，一句话也没有提及你的生日。

然而我记得我生日时收到的沙漏，是紫色的。我看着那些紫色的沙粒，真的很感动。那像是糅合了我十五岁时的一切欣喜，我们那时等待着长大，又畏惧。我们会看饶雪漫的书，告诉自己“没有人永远十七岁，当永远有人十七岁”。亲爱的朋友，我仍然是那么的想念你，难过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可是总是很失望。因为那里总是会说：对不起，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我问你，在你十七岁生日送你白色的沙漏，好不好？是一种成长的礼物，我希望我能给你爱和感动，那是多么的幸福。

听说是一阵橙色的风

听说，是春天唯一的一阵橙色的风，是一个女孩的祈祷，是一段胡乱的心跳，是一只风筝断了线。

我看见自己三楼置物房里的空缺，原来那里有一把断了弦的吉他。我不知道谁曾经弹奏过它，有一天它就那么出现在我的面前。但是我记得自己丝毫没有碰过这把吉他，我把它扔掉了。因为它永远都不属于我。

我心中落下了满天的星星，但是那里依然是黑夜并没有明起来。昨日考试，考得头疼，回来没有大睡一觉，在床上任性地看着并不喜爱的小说。许多人说90后懒惰，我觉得他们只是不知道什么是生活，因为经常做的事情也不一定是自己喜爱的。我的手机里藏了很多小说，很多只是看了一个开头觉得很没用，然后抱着一定要完成的心理看下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倔犟呢？

此时，窗帘外，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时常听说，听说别人的世界里会发生一个怎样的故事。在自己的角度看别人，总是会看见别人的好，听说，只不过是一阵橙色的风。

今天中午温度升高了，怕是春天快要离开了。我是很敏感的女子，对夏天的到来是畏惧的，但无论如何夏天急着赶过来，我也没有说什么。在夏天，面对迎面走过来的女子或少年，总会有一种甜蜜的想法，但一切将会随着夏天逝去。

我问朋友，爱、喜欢、责任、习惯，到底怎么区分？

有的人你真的爱，但是有的人你只想陪他走一段路罢了。我想这两者前者是橙色的，后者是蓝色的。

听说，她只想陪你走一段路而已，但是我不同。但是为什么你宁愿陪她走一段路都不愿意陪我搭上永远的火车呢？

如果你也听说，这是一种橙色的理念，有一段漫长漫长的前奏。

高中生涯的虫儿们

我们长大了，会坐在课室里面对着同学唱情歌，也会谈论很多社会问题。我记得曾经有一个人在电视中唱道：还能孩子多久。听的那时候没记住音节是怎样的，反而记住了这一句话：其实高中的我们，真的不是孩子了。

即使一些人觉得我们不切实际，贪乐不勤，永远都像是一个不会长大的坏孩子。当我们在高中时期，这个年龄，这个环境，就会变成一条贪吃的小虫，它把我们最真挚的天真吃进了肚子里，吐出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文科是一条虫，是一条身上五彩斑斓的虫。偶尔会走到你的面前表现它的奢华与亲和力。你会迷上它，假若你是一名感性的人，或是一名喜爱写作、历史和人文地理的人，你会毫无预兆地瞬间爱上它。

你会想：这条虫子也许是一截开往麦田的地铁，带我脱离苦海走进另一片天空。又或许你是被另一条虫子逼迫而上了这地铁，很多人都说这条虫子偶尔蠕动起来会吐血，我还真怕。

理科是一条虫子，什么也不大，就是处处留心眼，可能哪一天你跟它好上了，把它带在身上，但是它会反咬你一口。然后你会瞪大眼睛看着它，突然感觉无比后悔，而这时你已经躺在无人问津的道路上。或许这条虫子也会喜欢你，在众多追捧它的人中，它唯独喜欢你了，因为你最理解它，最忠诚于它。

它会变成古代武侠小说里面的千年什么虫，变成一剂万能无敌的药，让你拥有绝世武功。

虫子啊！虫子啊！我不知该如何去选择你们，你们是那么的会折磨人，像是一群漂亮的姑娘，在河的那边。羞涩的你们会别过脸，让另一边的小伙子摸不着头脑，不敢靠近，又不服气退却。小伙子会猜测、紧张、劝说、欲前、止步。

其实虫子，我真想像我朋友所说的带着最纯粹的勇气和纯真与你私奔。

你可以奔往我，我可以抓住你。

但是虫子，河边的湿土总是让人跌倒然后爬起，原本牵住的东西会被人抢去，因为害怕失去，便不敢追寻。

高中里有一条虫子，它在我入学的那一天开始跟踪我。它重复地爬过我走过的草丛，吃着我扔下的点滴。这只狡猾的虫，它不会让自己吐血，所以它必须吃很多东西，它每天喝下大量的汗水、泪水。吃下各种的东西，名为回忆、痛苦、快乐、青春、天真、纯粹等。它会爬上你的身体，隐居在里面，每天在上面蠕动，平淡地过日子。

到了许多年后你才会发现它的存在，因为那时你的头发被它吐出的毒液漂白了。你的脸被它作为长期的路线而有了痕迹，而你的那杯茶，它也慢慢地帮你吹凉。

我自从高中以来，就提前发现了这只虫子。它跟着我，我不知道它到底偷吃了我的什么。但是至少环境给我的幻想、理想慢慢地失去了。我开始讨厌那个伤春悲秋的自己，讨厌那些所谓的利用文字装懦夫。

那些一心只想成名，觉得自己可以不可一世的人，他们能在签名上讨论社会，文采洋溢，但又无所作为。明明知道有一条这样子的虫子去促使他们更快地跑步，但他们选择爬行，我有点鄙夷，也许我也在鄙夷做这些事的

的我。

不要跟虫子说 我以为 我想是 我可以 那都是些主观的扎根在你的脑海中的礁石

总有一天 会有叫做客观的海浪将其无情地扑灭 如果知道

如果认识到 如果你结交到

这些虫子 请你们正确地看清楚自己



镜头

♣ 苗亚男

安娜躺在床上，她的头发像麦秸一样向后倒过去。窗户外面那闷热的风把窗帘带动，没有星星从窗帘间狭小的缝隙掠过，安娜假装它们在别的地方。

安娜突然觉得，将这个场景拍成一个长镜头会非常不错。在自己的头顶加上一个巨大而布满灰尘的风扇，有微微的灯光打在一个发呆的女孩脸上。最好这个镜头持续十分钟左右，其中夹杂着窗外精疲力竭的蝉鸣和一小段树叶拍打的声音，让人误以为会下雨但是也许真的就会下雨，但是在可能要下雨的那个瞬间将长镜头停止，切换到一个楼梯上，这个楼梯在隔着女孩一座墙的右边，缓缓地从楼梯口向下照着灯光，用一种不担心时间的缓慢的心情，镜头上轻微地布满灰尘。她在想些什么，其他的人呢？

就像特吕弗说的那样，用其他方式呼唤诗意只会扼杀孩子身上原有的诗意性。安娜试图将自己想要拍摄的那一段镜头的隐喻呈现解构出来，女孩的表情可适场景特别多，她自己可能会比较喜欢暗一点的色彩环境。可是她已经不是孩子了，也不是所有导演中可以深入挖掘的那部分矛盾冲突的年龄，她平静得像水面一样，像不死的一株植物，呼吸，翠绿，青春。

安娜从床上下来，她开始迷恋上这种构想的氛围。

安娜想着那个女孩穿着拖鞋窸窣的声音，女孩很心安理得地打开了门，镜头打在那扇门旁边的墙上，然后转到那个窗帘穿过缝隙的月光的一个特写，此刻的背景声音是她依旧平稳的拖鞋的声音，她下楼去了。

安娜抽了一根烟，围绕着书桌转了一圈，然后吃掉了一个丰润的苹果。她坐在地板上，看着粗糙的手指，关掉了灯。

不知道每个人对黑暗的可适能力怎么样，厚重而深沉的夜晚从来都不是寂静的，它们是一种单纯但是孤傲的介质布满生存的场景。安娜看不见自己的脸，她想着此刻的一个场景可以进行一下加工。先是从外面窗帘狭小的缝隙穿过来打到女孩苍白的皮肤上，像露水一样的眼睛，然后是她的背影。从房间的后面呈一个三角锥的样子，女孩在里面，充满被胁迫的张力。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夏天总是要发生些什么，而且总是短命的。也许女孩会喜欢上皮肤上的油腻而潮湿的感受，也许她会喜欢在这些困惑的时间里那些无所事事所填充的一种氛围。用感觉去填充一段空间非常难以控制，而且难以传达，因为这些比电影镜头中刻意的剪辑方式要隐秘得多。

安娜喜欢隐藏而不是表露，这种特质本身就不适合当一个具有传递特征的人。如果在那些本身就有些平庸枯燥的剧情上加上一层浑浊的被水打湿的纸质滤镜，我们可能就无法解读了，但那些本身鲜明而锐利的场景就会凸现出来，充满感染力。

安娜希望那个女孩去见一个男孩子。但是不是那种轻易的见到，女孩也不想那样去寻找。安娜不能让男孩在下面等她，这样她处于一种潦草而肤浅的被动中，将精心打造好的氛围撕裂掉。最好不要拍她的头，而是用向下的镜头拍女孩缓缓地走过街道的双脚，她的人字拖和不好看的脚趾。所以这是一个将持续三分钟的镜头，拍女孩的脚步的节奏，路灯的灯光不均匀地分散在夜里。

那个男孩应该是什么样子呢？他一定在睡梦中了，或者在沙发上歪着头看着电视节目而不是电影。她无法想象对方的样子，这样的一种有些论断性的假设会让她心神不宁。如果真的和想的一样，她可能还会选择一种逃避；如果不是，自己会很犹豫但无论如何也要控制下去。

这好像是一种很干净的构成，不论是角度，眼光，还是留白，都是很切合的平稳的姿态。在这种没有颜色凸显的平静里的不安感一定很难受吧。

安娜伸手摸索到了桌子上的CD，她在挑选是不是要配上一种简洁的音

乐，还是浓烈一些。她不想给它们一种限制，在没有真的记录之前。

事实上她不想用乐器，无论是富有间断还是连续的乐声都不那么美好，尽管它可以提供一种带入感，但这也先人为主地影响了感情呼应。安娜开始陶醉于这种反复与狭窄的选择的自由性，确切地说是相对性。于是她会选择一个人声，唱着没有谁能够听懂词汇，或者安娜可以自己创造这些词汇，但仅有她自己知道意思。这种解释在不断扩张，每一层解剖都变得艰难。她喜欢隐藏真相，或者说制造真相。

突然节奏变得紧烈，女孩迅疾地爬上了六楼的楼梯，敲响了男孩家的门。她一开始敲得很快速，后来变得缓慢平稳，再后来又变得紧烈。

突然安娜不想让那扇门打开了。安娜喜欢这种徒劳或者控制欲。

这个时候声音变得富有灵性与创造力。镜头先是给女孩一个表情上的特写，她依旧是那种发着呆的样子，机械性地有些浮躁的手臂。然后缓缓地拉长了镜头，先是楼道里的光芒熄灭，然后路灯缓缓地湮灭在即将涌现出来的黎明里，然后女孩从自己的床上醒过来。

究竟是怎样地度过了这段黑暗，谁都不给予解释。安娜有些开心地笑了一下，然后躺在自己的床上，听着有些生僻的提琴声，却不肯闭上眼睛。

安娜想起了自己的两千公里外的恋人。她想着那些安睡的人、猫、狗，以及有些杂乱的植物，它们在黑暗里无动于衷地接受着这种不那么重要的馈赠。她想起了自己毕业时忘记带走的那件白色的样式老套的裙子，洗了很多次上面轻微而陌生的褶皱以及淡淡的旧黄色。

她有些宽慰地想着，如果自己也能给他们一个镜头就好了，无论错过了什么，都可以在边行道的切换中显露出来。如果有那么一种可能让她重新记录一下，将那些缺陷与错过全都补完。可是，即便如此，自己仍旧不能感受到一种完满，情绪上的，她一直困扰的是如何将画面表现得完满的特征。

于是安娜拉开了窗帘，外面没有繁星，没有瓢泼大雨，仍旧是一片浓郁的黑色。安娜狡黠地想了一下，然后觉得，在这种无尽的掩饰之中，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解释的答案反而可以包含了很多的可能性，很多的接近完满的可能性。